

240061  
:8



宗鑑法林卷十九

集雲堂編

大鑿下四世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南泉真師下禪牀  
立又問如何是和尙真師上禪牀坐

師下禪牀立神號并鬼泣師上禪牀坐龍蟠并虎臥  
一槌打與兩分張拈起元來是雙破

本覺一

趙州因一秀士曰和尙是古佛師曰秀才是新如  
來

廣寒宮殿淨無埃已是逢君八字開丹桂不須零碎折等閒和樹拔將來

南叟茂

趙州因僧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曰毫釐無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

法林音云問者有殊答惟一致且道趙州還起來機也無

一道如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

掩室開

趙州因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病餐毒藥訪良醫醫使元餐藥治之病去藥回滋味

別舌頭具眼者方知

佛性泰二

世有逃形畏影人奔陳告訴謾勞神若知形影元無二坐對高堂秋月輪

趙州示衆此間佛法道難卽易道易卽難別處難見易識老僧者裏易見難識若能會得天下橫行識不識見非見說易說難如油入麪

松源岳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冬至一陽生

鐵樹花開千萬朵石頭抽笋兩三莖泥墁金剛開口

笑明朝冬至一陽生

佛鑑勲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若知春氣力特地好風光

龍門遠

冬至一陽生乾坤通一線可憐無限人不識孃生面

徑山杲

趙州一日於雪中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  
臥師便起去

翠巖芝云者僧在趙州圈圓裏還有人出得麼 天  
童華云者僧如蟲禦木要見趙州天地懸殊有般瞎  
漢便道山僧扶強不扶弱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

刀喝 勝法法云者僧祇解救人不解自救

湘江暮雪冷風狂漁父逍遙戲小航貧子灘邊爭共  
樂寒沙獨陷可慙惶

報恩琇

仙姬蟬鬢自天成傾國傾城絕比倫世固有能彷彿  
者祇差脂粉得人瞋

越機敏

趙州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  
看箭吾曰過師曰中

翠峰顯云二俱作家蓋是道吾趙州二俱不作家箭  
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祇是個射垛漢 報慈  
遂云且道二大老相見還有優劣也無若檢點得出

許你於中字上有個入處 古南門云二老露個爪  
牙不枉同條雖然祇如翠峰道直饒齊發齊中也祇  
是個射垛漢是肯伊不肯伊會麼好手手中呈好手  
紅心心裏中紅心擊禪牀一下

季春茱苾生前徑三月桃花茂小園可惜芳春人不  
識樹頭百舌更能言 海舟慈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齧人獅子師曰歸依佛歸依  
法歸依僧莫齧老僧

天寧琦云者僧也祇是個喋屎狗為甚麼趙州一見  
便撒屎彩奔齧家

門藏古老珠在盤等閒撥動精光攢獨憐不遇蛟奴

過千載令人恨不寬

仁趾磨

蛟宅不可觸一觸禍隨跟腥風扇毒雨頃刻天為昏

子清吳

趙州因僧問世界變為黑穴未審此箇落在何路  
師曰不占曰不占是甚麼人師曰田庫奴

蒲菴健云者僧置箇問頭大似石上栽花不妨奇峭  
趙州善於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向空劫已前控  
他箇入處最為敏手祇是田庫奴未肯點頭在  
趙州曰不得閒過念佛念法念僧僧便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念師曰念者是誰曰無伴師叱曰者驢  
大慧杲云者僧雖然無伴成羣作隊聒擾殺人趙州  
雖好一頭驢祇是不會喫草 子山仁云惜哉趙州  
古佛被徑山老人貶入驢隊裏至今無出頭分還有  
救得者麼作驢鳴便轉

趙州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一則無  
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

淨慈聞云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  
不是不知祇爲貪程太速

蒙頭不覺齁齁睡開眼從教燄燄紅若謂平常便無

事須防荳爆冷灰中

心聞賁

無賓主話意淡淡流落藜林古到今火冷灰寒口挂  
壁衲僧凍死不知心

石田薰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版齒生毛  
九年面壁自虛淹爭似當初一句傳板齒生毛猶可

事石人踢破謝家船

投子青

新開玉盃出僊桃何事人間配濁醪古逕源迷人去  
後萬年谷口挂雲濤

伴我侶

趙州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胡餅曰  
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曰我是驢胃師曰

我是驢糞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麼曰  
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胡餅來

五祖戒云禍不單行 瑯琊覺云趙州文遠也是蕭  
何制律 徑山杲云文遠在糞中過夏面赤不如語  
直趙州貪他少利贏得箇胡餅檢點將來也是普州  
人送賊畢竟如何鶩王擇乳素非鴨類 天童覺云  
當時文遠趙州高高標不出低低望不及眼自爭先  
得籌因打劫羸 天寧琦云當時待趙州道我是一  
頭驢便好道輸卻胡餅了也老漢取餅就手奪得便  
行 寶華忍云文遠勝裏輸明輸暗勝趙州輸裏勝

明勝暗輸纔勝卽輸輸卽勝算來胡餅都無分而今  
拈出大家看動著些兒成話柄咄

兩陣交鋒勢莫窮信旗獵獵卷秋風邊庭不用淡淡  
入勒馬歸來卻有功 慈受深

上馬金送去下馬銀接還存亡漢室在其間思歸不  
解亭侯印一劍如何破五關不見道行路難路難不

在登高山

石雨方

得便宜者常帶羞羸官司者常叫屈爲甚如此小雪

見大雪屯米底折一櫬

三宜孟

洗耳其如落一籌飲牛何事占高流堪憐兩字輕天

下也賸聞名在九州

卽念現

趙州因一婆子臨齋入堂曰者一堂師僧盡是婆  
婆生得底祇有大底孩兒忤逆不孝師纔顧視婆  
子便出

石菴瑀云者婆子對大衆前納敗了也若不走有  
何面目見他趙州 侶巖荷云婆子步步登高不覺  
全身負墮趙老顧後瞻前未免當斷不斷山僧若見  
恁麼道但言更須識取阿爺始得管教者臭老婆慚  
惶無地

趙州因僧問真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真言師

曰唵部林發

蔣山大云趙州答話如探囊取物未免索鹽奉馬有  
問蔣山如何是真言祇向他道草枯風勁各寮謹慎  
火燭

趙州因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無路是趙州  
天獄晝云者躲跟漢有甚用處復頌

無路是趙州捉敗白拈賊要打鬼骨醫逢人謾搖舌  
趙州臨順世令僧持拂子與趙王曰若問何處得  
來便說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  
一生受用意無盡者箇都來有幾莖分付趙王千古



在任他南北競頭爭

保寧勇

長沙景岑招賢禪師

南泉願嗣

一日遊山歸首座問和

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艸去又逐落花回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

翠峰顯云謝師答話

寶壽方云當時待道始從芳

艸去又逐落花回便好云和尚此回遊山不易看者漢又作何去就

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從芳艸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

翠峰顯

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艸離披春風無限淡淡意不得黃鸝說向誰

上方益

芳艸織茵迎步綠落花鋪錦拂衣香歸來說似諸禪子蕩蕩風光遶畫梁

長沙因竺尚書來謁乃喚尚書書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卻卽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麼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則總不抵對時莫是弟子主人麼師曰非但抵對與不抵對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乃示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

本來人

徑山杲云卽今抵對者旣不是本來人卻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云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理安洸云區鑛別金長沙好手妙喜雖是直截提持要且未能起膏肓之疾如今有般漢不能出意想窠曰五蘊身田盡道豈有第二人苦哉若與麼闍老子打算飯錢莫言不道

長沙因僧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

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兔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

張翁醉倒臥官街元是李翁喫私酒

印空叟

長沙示衆我若一向舉唱宗乘法堂前艸溪一丈四祖澤云如斯舉唱未當宗乘山僧則不然直使盡大地無寸土更須三十棒何故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大覺昇云何止艸溪一丈山僧若舉唱宗乘直得盡大地人訕謗不已雖然如是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長沙因僧問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祇如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門曰確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叅出聖凡

路學纔有絲毫騰蛇遶腳

大瀉秀

長沙一日遣僧問同叅石霜會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徑山杲云要見長沙還須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是者一步待我款款地與你葛藤 保寧全云妙喜道要見長沙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識長沙更退

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手眼更須叅博山來云會公坐殺法身不通凡聖岑老碧天雲外更鬪精華白牯牛觸牧多方死貓兒解弄也活與盲人點眼聾者開聰會公還識痛癢麼

玉人夢破一聲鷄轉盼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及節力畊犁誰怕春疇沒脛泥

天童覺

未得經冬莫妄歡須教徹骨透心寒忽然夢醒三春暖萬紫千紅匝地看

天奇瑞

喪盡平生雙手空閭閻無地可相容玉鞭無復驅星

月別有閒情策曉風田野歌聲韻亦工

宗源遠

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灑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閒題取一篇好

馮山果云若是箇漢纔見長沙恁麼道但云黃鶴樓要題也不難未審百千諸佛居何國土若下得者一拶非惟坐斷長沙舌頭亦乃名標青史 昭覺勤云 驀刀劈面解辨者何人劈面當胸承當者有幾若能向奔流度刃疾燄過風處見長沙橫身為物去不消

一捏其或隨言詮入露布便謂問東答西捩轉話頭且喜沒交涉畢竟作麼生是長沙端的處殺人刀活人劍 磬山修云長沙雖得殺人刀活人劍不無龍頭蛇尾山僧則不然待他問聲未絕便喚云秀才他擬應諾遽索云居何國土 青獅信云可惜百千諸佛被長沙埋向一座黃鶴樓裏喚作註解得麼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龍門遠云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爲甚麼卻恁麼道秀才尋常嘲風吟月因甚長沙面前一詞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

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黃鶴樓中四望賒滿天風月屬詩家百千諸佛居何  
土風起長江湧浪花

普融平

百千諸佛倒騎牛對面分明失路頭卻問老師何處  
去勸君更上一層樓

黃龍震

攜手樓頭共語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腸訴盡無人  
委惟有清風明月知

天童覺

赤土纔將畫簸箕烏鷄何事忽驚飛自從題入新詩  
後黃鶴樓前忘卻歸

月堂昌

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成自是不歸歸便

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寶峰明

塞鴈一聲喉舌冷淒淒蘆管月明中荒塘蹤跡無漁  
火徒有秋烟拂暗風

語風信

貪程錯路夕陽斜極目長安不見家待到明朝天大  
曉題詩應罵老長沙

梅谷悅

從容一曲楚天秋山自高兮水自流倒腹傾腸君不  
顧空餘江面數峰浮

退巖泐

三千諸佛居何國歷歷分明黃鶴樓堪笑秀才無覓  
處白雲千載空悠悠

八三圓

長沙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者箇祇是用

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曰汝作麼生用師劈曾一  
踢踢倒山曰因直下似箇大蟲

長慶稜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  
難扶 保福展云好一箇月祇是用力太多被他踢  
破卻成兩箇人人盡道岑大蟲奇特須知仰山有陷  
虎之機 德山密云好更與一踢 瑯琊覺云李陵  
雖好手爭免陷番身 徑山杲云小釋迦有陷虎機  
老大蟲卻無牙齒當時一踢豈造次驀然倒地非偶  
爾衆中還有緇素得二老出者麼良久云設有也是  
掉棒打月 天寧琦云二老如斯吐露於建化門頭

足可觀光若是者箇事料掉沒交涉 寶慶法云小

釋迦不會作客勞煩主人恰是倩汝用何不與本分

艸料

浮雲散盡月當空 兔子懷胎產大蟲 跳出風前弄牙

爪至今撼動廣寒宮 曹源生

作者提持迴不同 廣寒宮裏起清風 一朝踢倒雖然

活已落他家陷穽中 掩室開

一拳打落天邊月 就手輕拋陷虎機 有意氣時添意

氣得便宜是落便宜 天岸昇

長沙因皓月供奉問古德曰了卽業障本來空未

了應須償夙債祇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卻  
償債去師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曰如何是本來空  
師曰業障是

白巖符云玉解連環珠穿九曲須讓他長沙作手若  
以過量衲僧巴鼻論本分艸料猶欠也當時問如何  
是本來空便與劈頭一棒則千古稱尊又豈止大蟲  
而已

長沙因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  
天子還自割茅刈艸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  
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

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道甚麼

殿閣重重紫氣淡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閻浮  
境豈竝諸侯寶印尊

投子青

簾幙春風曉尙寒歌樓聲咽夢驚殘金輿不御人間

世休羨壺中日月寬

雲巖因

人世未逢九五尊春明御仗曉崢嶸時人祇識朱衣  
貴錯認侯門作帝閭

天岸昇

淡宮雲鎖碧天高丹鳳棲梧路轉遙祇恐下方看不  
見也知無奈曲龍腰

恨亭挺

長沙因三聖令秀上座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

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叅見六祖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是待我更驗看明日三聖去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昭覺勤云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卻成狸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理安問云長沙三處默然諸人作麼生會若也會得各下一轉語乃頌

一則南泉遷化語光前絕後古今稀大蟲無齒果然別不是親遭不易知

客見長沙路陌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彌萬仞磨今

古折箭量天枉費工

佛印元

探花蝴蝶舞三台啄木掉頭鳴訝鼓處處相逢岑大

蟲元來便是長沙虎

長靈卓

王老踪由孰可知那堪更問大蟲兒直饒石筍抽條盡無處堪尋向上機

投子舒

也大奇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未免隨人說是非

石溪月



長沙因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  
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  
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  
誰謂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  
歸

昭覺勤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天童覺云雖然主  
賓互換要且泥水不分忽然捩轉鼻頭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又合作麼生如今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瑞巖愠云者僧擔一擔懵懂換得一擔漚漚雖然  
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 磬山修云饒你轉得山

河大地歸自己去卻是埋沒已靈更饒你轉得自己  
成山河大地去猶是背覺合塵且道轉卽是不轉卽  
是法林音云磬山老祖蹉過長沙也

塵刹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疎親湖南城裏從來  
事米賤柴多足四鄰

保寧勇

誰問山河解轉身轉身方覺體全真清淨界中無一  
物一重山後一重人

大圓智

者一轉那一轉尺非長寸非短幾多錯認自家身目  
前異路難排遣珊瑚激灑十洲春靚面無人識淡淡  
君不見陶朱一葉駕扁舟五湖風月無人管

天岸昇

過得杭州到四明月華山樹徧鄉城馬因倦後鞭無力坐看秋塘鷺宿汀

愚絕教

長沙因僧問南泉遷化後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

徑山杲云今日有問雲門圓悟老人遷化後向甚麼處去向道入阿鼻大地獄去未審意旨如何飲洋銅汁吞熱鐵丸更問還救得也無救不得爲什麼救不得是者老漢家常茶飯天寧琦云若欲報德酬恩須是長沙妙喜忤逆兒孫始得雖然珊瑚枕上兩行淚

半是思君半恨君

脫得驢頭戴馬頭東家西家卒未休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懶菴樞

長沙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汝從無量劫來承甚麼人恩力

法林音云依師恁麼道猶是諸佛弟子在

混沌未分便有渠堂堂相貌絕名模長沙謾道承恩力試問還會識也無

疎山常

長沙因僧問諸佛師是誰師曰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曰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曰魯祖開堂亦

與師僧東道西話

水墨丹青畫不成混然竹木箇精靈求恩乞福拋杯  
筭向道明明自不聽保寧勇

衢州子湖巖利踪禪師南泉願嗣門下立棹曰子湖有

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  
失命有僧到師喝曰看狗僧纔回頭師便歸方丈  
有問如何是子湖狗師曰嗶嗶

翠峰顯云衆中總道者僧著一口著卽著了怎奈者  
僧在敢問諸人子湖狗著者便死因甚麼者僧在若  
無通方眼救得者僧設使子湖出世齧殺百千萬箇

有甚麼益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伊喝

云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諸人要見麼日

勢稍晚歸堂神鼎諷云正當恁麼時下得甚麼語

神鼎當時若在卽喝云者畜生又云死又作退勢

萬峰蔚云入門一喝頭正尾正擬議思量喪卻性命

且作麼生入得他門戶

子湖狗子最威獰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看時如不

見當頭齧殺喪平生佛國白

錯過當頭一機昧卻現成公案子湖指處太親直須

急著眼看浙翁琰

子湖一夜於僧堂叫曰有賊有賊衆皆驚起有僧自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也僧曰不是是某甲師曰是卽是祇是汝不肖承當

翠巖芝云子湖也是相頭買帽 瀉山果云子湖恁麼大似按牛頭喫艸 天界盛云大小子湖龍頭蛇尾若是崇先待道不是是某甲便卽推開云你還要偷老僧那

子湖因劉鐵磨到乃問久響劉鐵磨莫便是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昭覺勤云子湖棒頭有眼祇爲權柄在手鐵磨皮下

有血還他竿木隨身雖然柔弱勝剛強且要語在

鄂州茱萸禪師

南泉願嗣

上堂擎起一椀竹曰還有人

向虛空裏釘得椀麼時有靈虛上座出曰虛空是

椀師便打靈曰莫錯打某甲師擲竹便歸方丈

雲門偃云矢上加尖有僧云和尚適纔與麼道那門

云槌鐘謝響得箇蝦蟆出來 翠峰顯云若要此話

大行直須打了趁出 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具眼

因甚著打 法雲秀云茱萸祇知瞻前者僧不能顧

後檢點將來兩箇總須喫棒且道過在甚處 棲賢

謁云者僧出來與麼道具眼不具眼茱萸當時便打

打伊甚麼處 南堂欲云茱萸空中釘椽靈虛旱地  
遭釘翠峰不管盡法無民祇要話行千古看來總是  
一隊掠虛漢

虛空是椽幾人諳獨有靈虛最善叅潦倒茱萸雖倚  
勢龍頭蛇尾更何堪 本覺一

茱萸因趙州執杖上法堂從東過西師曰作甚麼  
州曰探水師曰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州以  
杖靠壁便下去

瑯琊覺云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 馮山喆云趙  
州善能探水不犯波瀾茱萸一滴也無怎奈關防不

得 天童華云茱萸一滴也無滔天白浪趙州以杖  
靠壁不犯清波雖然二老同死同生怎奈山僧未肯  
放過 理安洸云茱萸牆壑不牢趙州探竿短小檢  
點將來二俱不了 介毅洪云趙州探水生拔蒼龍  
頭上角茱萸無一滴活剗猛虎眼中珠雖然如是茱  
萸猶欠一籌在當時見他恁麼下去祇云三十年後  
難得與麼漢非圖光揚宗眼益顯南泉門下有人  
逐步移筇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雙足迹分明  
在將謂歸家不可尋 保寧勇  
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岳驚天

地到海方知徹底乾

徑山杲

一滴也無費盡工夫靠倒拄杖何處逢渠香爐上一堆牛糞氣東壁上倒挂大葫蘆

典牛游

平地鼓波濤青天轟霹靂腳下爛如泥身上元不溼

古往今來幾百年拄杖依然空靠壁

無際派

蓑翁老慣羨風騷攫浪拏雲與轉豪一棹蘆灣停泊

穩半鉤銀月釣金鰲

雪奇靜

茱萸問僧曰闍黎爲復是遊山翫水爲復是問道  
叅禪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雕蚶鏤蛤不滲之泥勞  
君遠至曰渾身是鐵猶被一鎚師曰降將不斬

杖藜林下步蒼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花紅隨水

綠一時流出洞中來

地藏恩

遊山翫水事尋常早晚歸來鬢似霜蹋破艸鞵回首

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保寧勇

來時相伴來去時相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  
池邊鴨聽雷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河徹底渾三千年

清祇一度

佛鑑勲

茱萸因僧叅師以手一畫僧便出師曰者師僧來  
不通名去不通姓僧轉身亦以手一畫師曰者師  
僧名又不識姓又不識曰且道某甲姓箇什麼師

曰苦哉波斯喫胡椒僧拂袖便出師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

月舟載云撥艸尋雲路移松得茯苓蓋衲僧家尋常用事若是坐籌帷幄立驗死生又須是別有良謀祇如者僧恁麼又作麼生等閒躡足潭邊過消得龍王多少風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

南泉願嗣

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

時乃叫曰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尙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起枕头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

對師乃擲下枕头

法眼益代院主當時但掩耳出去 清涼欽云當時好奪枕头劈面便擲 雲峰悅云苦苦當時是卽今是奪枕头呈似云閻羅王祇在者裏 大漚智云徹底老婆心 天寶樞云白馬死卻活院主活卻死三更過鐵圍日輪正當午 法林音云院主道如今何得恁麼地不妨休去管教疑殺天下人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誰道者漢生也顛顛預預死也莽莽鹵鹵咄地藏恩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拈起枕头時新羅夜打鼓

寶峰照

寢語長年卒未休登場每每不知羞被人一捏當心

痛直得江陵水倒流

夢菴律

靈章咒起九原魂惹得山魈晝上門霹靂一聲天欲

碎隨吐舌云好怕人好怕人

雪崙果

楚人楚聲越人越聲惟此人者非漢非秦若人識得

其聲我遇斯人過於平生

履朴文

風翻春水波波綠雨洗秋林葉葉紅午夜石牀攜枕

睡山家樂境為誰通

野夫元

宗鑑法林卷十九

終

宗鑑法林卷二十

集雲堂編

大鑒下四世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南泉願嗣

初叅南泉問摩尼珠

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王老師

與汝往來者是藏師曰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曰

亦是藏師又問如何是珠泉名師祖師應諾泉曰

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翠峯顯於往來者是處云艸裏漢於不往來者亦是



處云雪上加霜於如何是珠處別云險又云百尺竿  
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隻眼賓主互換便能  
深入虎穴或不溜麼總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  
白雲端云雲際一顆摩尼珠幾乎落在萬丈深坑  
猶賴南泉老手親爲托起且道此珠現今在什麼處  
海神知貴不知價畱與人間光照夜 淨因成云南  
泉應機酬對縱奪可觀然終未能出他珠在直饒道  
汝不會我語正是藏畢竟珠在什麼處莫是海神知  
貴不知價麼此是近來新婦禪不勞拈出拍禪牀云  
珠之與藏盡被老僧一撥粉碎諸人更來者裏討什

麼又拍一下 昭覺勤云南泉一期垂手收放擒縱  
則不無要且未見向上事在祇如盡大地是如來藏  
向什麼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向甚麼處著藏若  
明得有轉身處許你具一隻眼 南堂欲云且道師  
祖悟去畢竟承誰恩力者裏著得箇眼便見頭正尾  
正 古南門云南泉太煞繁詞待問如何是藏但云  
更莫別求如何是珠一鎚粉碎了也不妨好手 理  
安洸云山僧則不然如何是藏綿包特石如何是珠  
鐵裹泥團  
碧波深處釣魚翁拋餌牽絲力已窮一棹清風明月

下不知身在水晶宮

佛慧泉

別是非明得喪應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祇者便是藏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衲僧莫鹵莽

天童覺

蒼鷹逐兔驪龍玩珠透青眼不瞬照物手寧虛往來不往來艸裏謾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上長

珊瑚

圓悟勤

收者易見者難見者易用者難見得用得二無兩般閒把一枝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

遜菴演

分明月上長珊瑚一段風光爍太虛大地衆生同受

用如來藏裏本來無

松源岳

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聲欲說向君君不會試將此語問楊瓊

海舟慈

野水光搖萬頃卮珊瑚枝上月垂垂臺前露柱無巴鼻卻把春風畫遠睂

靈巖備

鄧州香巖下堂義端禪師

南泉願嗣

上堂語是謗默是

誑語默向上有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爲汝說得靈隱岳云且道是說不是說良久云喫茶去 天目禮云若教頻下泪滄海也須乾 本覺微云香巖舌頭拖地松源錯下注腳清福祇管坐地看揚州

日子禪師

南泉願嗣

因亞谿來叅師作起勢谿曰者老

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抵對谿欲進語師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谿曰不是不是

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仙巖智云放彌六合卷藏於密還他二老欲離鬼家活計直是未列土分疆霸業成英雄誰不慕桓文自從劍戟爲農器齊晉江山分不分

天目智

作家一見逞玄機手眼通身八面威物義不傷新力句主賓互換賞柴扉

弘鼎教

宣州刺史陸互大夫

見南泉願

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

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鑄作一尊佛還得麼泉曰得得夫曰莫不得麼泉曰不得不得

雲巖晟云坐卽佛不坐卽非佛 洞山价云不坐卽

佛坐卽非佛 保福展云南泉看樓打樓雲巖洞山

一起一倒 五祖戒云南泉祇解移風不解易俗雲

巖洞山夢中說夢 天童覺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

還他洞山父子且道南泉意作麼生直是鍼劄不入

高峯妙云正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也

大巍倫云大夫一片好石不遇南泉幾喪淳矣

法林音云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南泉以之  
雖然錯過陸互大夫

得與不得天寬地窄坐臥經行無勞疑惑

真如喆

南泉得得何似不得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黃龍震

前得得後不得一貫誰知兩五百雨檜瀟瀟風松瑟

瑟隔山人聽鷓鴣詞錯認邊笳十八拍

石菴珩

坐臥曾經幾度春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

掇空把肝腸說向人

閒極雲

兩手持來難蓋覆依前兩手還分付一枕清風睡正

濃鳥銜花落巖前路

諾菴肇

楊柳溪邊垂綠線黃鶯枝上聲聲囀幾多貪翫不知

春空使落花千萬片

高峯妙

陸互問南泉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

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

如夢相似

保寧勇代拍手云阿誰得到者般田地

黃龍心問

僧南泉恁麼道如何得見與我一體僧舉起坐具龍

云舉則易見還難毘盧頂上天風寒峩峩直下蒼龍

窟誰敢覷著

昭覺勤云陸互手攀金鎖南泉八字

打開直得七珍八寶羅列目前乃豎拂子云天地一

指萬物一馬通身是口分疎不下 徑山杲云若向  
理上看非但南泉瞞他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  
腳跟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大夫瞞他南泉  
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  
徑山說理說事祇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 天寧  
琦云你若向同根一體上會落在肇公圈圓你若向  
事理上會又落在妙喜葛藤中總無自由分祇如南  
泉與麼道畢竟如何會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  
青山外 愚菴孟舉雪竇頌畢云大夫夢中作夢南  
泉夢中占夢雪竇善於原夢鏡裏山河影中聞見撲

碎鏡拂卻影可惜一枝花拈向霜天月下更來澄潭  
摸索可不道月落夜闌不知何處相見

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

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翠峯顯

山潤石韞玉林秀淵藏珠見此一株花似夢灼然根  
本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正鬧處喚起悠  
悠陸大夫

圓悟勤

照徹離微造化根紛紛出入見其門遊神劫外問何  
有著眼聲前知妙存虎嘯蕭蕭巖吹作龍吟冉冉洞  
雲昏南泉照破時人夢要識堂堂補處尊

宏智覺

若知天地本同根不應重來更問人卻得南泉親指  
示等閒花發夢中春

鼓山珪

指點深紅與昔同更無天艷在芳藜南泉笑裏移春  
去畱得殘紅醉蜜蜂

心聞賁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豈是等閒芳遮藏不許人間  
見祇恐春風漏泄香

正堂辨

天地同根元一體畫師難畫亦難描南泉轉步移身  
處引得黃鸞下柳條

嘯巖蔚

巢知風穴知雨磁石吸鍼潮漲醉寄語諸人莫莽鹵  
虎之缺兮馬之馵東西如何密相付

千巖長

湖光湛湛映雲山公子遊花恣意觀驀地一呼回首

望始知勒馬到長安

林臯豫

陸互問南泉弟子家中餅內養一鶩如今長大欲  
出此鵝且不得打破餅亦不得損其鶩未審有何  
方便泉名大夫夫應諾泉曰出也

高峰妙云南泉潦倒手眼不親縱饒出得也是死貨  
若是高峰祇向他道大夫還曾示人麼纔擬抵對便  
與亂棒打出非特爲伊脫卻鶻臭布衫要使天下衲  
僧箇箇解黏去縛慶快平生

瀛山闇云大夫若不

遇王老師未免餅破鵝損且道喚出後如何萬里鵬

同遠千年鶴共飛

陸互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泉曰  
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

翠峰顯別云不及大夫所問 保寧勇別云也未爲  
分外

大悲手眼問來親王老酬機列主賓倒轉槍頭來快  
便從茲六國絕烟塵

野菴璇

陸互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曰  
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夫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  
界成就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

法林音云南泉老漢祇有殺人刀要且無活人劍以  
致陸互大夫一死更不再活何不待伊道和尚不可  
思議到處世界成就便喝云將謂大夫是箇人陸互  
向者裏掉回頭來千古之下誰敢以俗漢視之

佳人見物隔羅縠指問仙郎是何物仙子手攜出戶  
看雲裳更把清風拂

二隱謚

焦桐謾說是奇琴還有絲絃韻更沉句得知音能擊  
賞相投何止芥投鍼

虛舟省

陸互問南泉弟子亦薄會佛法泉便問大夫十二  
時中作麼生夫曰寸絲不挂曰猶是階下漢夫曰

怎見得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萬年牀上坐智士豈  
櫻情塞外無兵革丹山有鳳鳴四海八荒王化裏垂  
拱平章享太平

達變權

鬪體喜立枯木龍吟謾言春到水尚成冰襟懷磊落  
兮不倚疎籬眼目瞢眈兮勿自成羈階下漢知不知  
雲舒海嶽高低雨鶯愛春花遠近啼

天岸昇

陸互因南泉遷化來弔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  
師夫曰院主道得互卽哭主無對

長慶稜云且道合哭不合哭 法林音代院主但作

哭聲

池州甘贄行者

見南泉願

開接待有問曰行者接待不

易甘曰譬如餒驢餒馬

瑯琊覺云快把飯來 五祖演云願行者常似今日

高峯妙云瑯琊美則美矣祇是做造倉忙不堪供

養五祖不鑿來風一鍋淡齋羹可惜著了許多鹽酢

譬如餒驢餒馬祇向道殘羹餒飯不勞拈出且道與

古人是同是別定當得出日消萬兩黃金不然喫水

也須防噎 濟水洸云若是有鼻孔底者飯管取喫

不下要識甘贄麼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



平

甘贄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甘請施財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覷便昇錢出須臾復入曰請施財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覷

翠巖真云甘贄行者黠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雲居元云大小黃檗被甘贄換卻一隻眼 徑山杲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雲居羅漢較些子 靈隱岳云總是掩耳偷鈴殊不知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明招補

徵云行者兩度請行施是好心不是好心黃檗始終答話一般爲甚肯一不肯一

拋來撒去互施呈地獄門前鬼眼睛覷破髑髏肝膽外摩醯頂上復重明

虛堂愚

甘贄因化主至宅乃問是甚處曰藥山甘曰還將得藥來麼曰未審有什麼病甘忻然取銀一百兩施之復曰山中有人此物乃回主尋歸山納疏藥山問歸何速主卽敘前問答山曰急送還他子遭賊了也主乃送還甘曰山中有人更添一百兩施之

同安顯云早知行者與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雪峯  
空云藥山老漢亦自膽小若是雪峯即便收下何故  
且教甘贄者漢疑三十年 天童恣云行者將蝦釣  
鰲化主貪餌忘鉤藥山亡羊而後補牢得失未免相  
半同安雖有入地之謀且無衝天之計山僧若作供  
養主當時一喝便行管取行者疑著半生 龍唐柱  
云我若作化主待他施銀兩錠復伸手云行者還要  
再服三兩劑始得管取傾囊以施命根依舊在我手  
裏

甘贄問一僧什麼處來曰瀉山來甘曰曾有僧問

瀉山如何是西來意瀉山舉拂子上座作麼生會  
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瀉山去好

保福聞乃仰手覆手 磬山鼎云甘贄瞎者僧眼卽  
不無祇如者僧從瀉山來不從瀉山來

西來祖意是如何溪上梅花開已多向上一機言外

契風前遙憶老維摩

弘法澤

甘贄一日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  
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  
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  
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雲門信云南泉老漢未免隨人起倒直饒打破鍋子  
也是賊過後張弓 愚菴孟云兔子懷胎蚌含明月  
三十棒寄打雪竇六不收勘破雲門女媧氏煉石補  
天秦始皇驅山塞海雖然三十年後一回飲水一回  
噎 明昭補云不奈船何打破辱斗

異路相逢句已酬閒吹羌管向汀洲漁人貪顧沙頭  
鷺不覺扁舟逐浪流 雪峯預

高吟大笑性猖狂潘闌騎驢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

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湛堂準

鍼鋒相湊便干戈帶累南泉打粥鍋莫謂當年輕放

過大都有罪不同科 笑翁堪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歸宗常嗣 一日辭歸宗宗問甚

處去師曰歸閩中去日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卻來

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

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聽此言頓忘前解

八十婆婆學畫看癡心欲比少年時一朝打破當臺

鏡始信從前萬事非 慈受深

芙蓉一日訪同叅實性大師性陞堂以右手拈拄

杖倚左邊良久曰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

下座

黃龍南云實性用不得便休卻將佛法以為人情致令千載之下與人作笑端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青龍斯云實性雖則人情佛法一時周備大似向福建人前賣荔枝未免旁觀者哂

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撓新誰知村店酒難勸御樓人

西巖惠

五臺山大禪佛智通禪師

歸宗常嗣

初在歸宗會下忽

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

作宗異之

五月炎威當酷熱浹背汗流無處說市地清風劈面來大禪眼裏重添屑

州堂清

童子學順朱赤處皆摹黑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若下得翻成紙上塗烟墨

黃龍震

鎮州普化禪師

盤山積嗣

常入市振鐸曰明頭來明頭

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者漢

五祖演云山僧則不然總不恁麼來如何和聲便打  
是他須道五祖旨枷瞎棒我祇要你恁麼道何故一  
任舉似諸方 青獅信云普化恁麼作怪被臨濟將  
鼻孔一捏酸去十分若無大悲院躲得過何處見有  
普化 福嚴容云普化恁麼帶累人上天無路入地  
無門且道端的在甚麼處臨濟道我從來疑著者漢  
也未必是好心

老倒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拄勿尚斜龍蛇混雜人難  
辨白日長空下雪花 汾陽昭

旱天忽震數聲雷遠近飛雲若往來甘雨未曾施一

點返將風勢卷將回

雲峰悅

婁羅慣要逞聰明金榜何曾挂得名捋下幞頭歸去

好莫騎驢子傍人門

鼓山珪

一撥銀山鐵壁摧大悲院裏趕村齋善財拄杖如無  
用乞與伴狂老萬回 水菴一

水急魚行溜風高鳥不棲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松源嶽

普化暮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者漢大似一頭驢  
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艸料著師曰少室  
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趙州云何不與他本分草料

草裏相逢兩赤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相

似試問何人得勝歸

上方益

賸饅生菜似頭驢臨濟堂前捉敗渠聳耳長鳴隨踢

踢不知業債倩誰除

天目禮

普化因臨濟與河陽木塔同在僧堂內坐相與議  
曰普化者漢每日在街市掣瘋掣顛知它是凡是  
聖正議時師忽從外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  
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  
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卻具一隻眼濟曰

者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首山念云者兩箇賊有箇正賊且道那箇是正賊復

代云劉盆子

騏驥駑駘辨者稀淺深毛色混同之若無伯樂垂精

鑒千里追風不易騎

海印信

普化見馬部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部  
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卽似是則不是

機境相投是妄真入河漸漸見長人受屈遭他一頓

棒元來不是好官人

江陵柔

階頭放下劫初鈴相撲呼他馬使名五棒打來無雪

處卻言渠不是官行

天目禮

風流杰拉風流彥膩巷歌樓恣飲宴逗到樽空月亦  
消卻將紈扇斜遮面

白巖符

普化一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  
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遂踢倒飯  
牀濟曰太麤生師曰者裏什麼所在說麤說細濟  
休去次日又同赴齋濟曰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  
又踢倒飯牀濟曰太麤生師曰瞎漢佛法說甚麼  
麤細濟乃吐舌

翠峯顯云兩箇老漢喫飯也不了好與三十棒棒雖

行且那箇是正賊

南堂靜云二尊宿如二龍爭珠

拏雲攫霧不動波瀾如二虎爭餐活捉生擒不傷物  
命者裏忽有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神通妙用  
法爾如然祇向道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  
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南華曷云  
臨濟覲面提撕普化全機酬醋直得南山鯨鼻吞卻  
東海鯉魚陝府鐵牛觸倒嘉州大象爲甚如此相逢  
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昭覺勤云精金不百煉怎見  
光輝至寶不酬價怎見真假不是臨濟不能驗普化  
不是普化不能抗臨濟所謂如水入水如金博金雖

然如是放過彼此作家檢點二俱失利 天童華云  
一出沒一往一來猛虎口裏奪餐毒蛇頭上揩癢  
要且未稱大丈夫事二老名誼宇宙價重當時山僧  
豈可謹密三寸二俱放過爲他弄假像真二俱不放  
過爲他搯搯太甚是汝諸人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  
宗掃土而盡 南堂欲云翠峰與麼道也好與二十  
棒不見道正賊走了邏賊人喫棒 磬山修云一箇  
具擒龍之手一箇得陷虎之機二俱作家且道誰是  
陷虎誰是擒龍 古南門云臨濟一條棒尋常橫打  
豎打到者裏因甚卻吐舌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

湘我向秦

要識真金須入火再三煅煉見精麤上行買賣不饒

讓好物從來價自殊

海印信

撥動千鈞弩發機穿雲透石電光飛若無舉鼎拔山

力千里烏騅豈易騎

玉笈乾

驪龍奮迅渤海汪洋氣蒸雲夢波撼岳陽迷雲陡黑

日月無光誰云普化是顛狂

天水廣

糠粃鑄堯舜蝸鸞笑鯤鵬石壓筍斜出巖懸花倒生  
屣屢炊伏鷄烹霹靂一聲天地裂不許康衢歌太平

三疾甫



相逢特地展機緣出沒縱橫妙用全翡翠踢翻荷葉  
雨鷺鷥衝破竹林烟

浪山嶼

普化將入滅謂人曰乞與我一箇直裰人與衣服  
皆不受臨濟令人送一棺師笑曰臨濟斯兒饒舌  
便受之乃辭衆曰明日東門去死也郡人相率送  
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明日南門遷化  
人亦隨之又曰明日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第四  
日自擎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  
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風顛用盡到無餘一箇棺材八箇舁舁出鎮州城外

去聽他木鐸自分疎

北磻簡

撮得虛空作近隣便於北斗裏藏身者掠虛漢何多  
事猶把空棺誑後人

東山源

壽州良遂禪師

麻谷徹嗣

叅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

鋤艸師到鋤艸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卻門師  
次日復去谷又閉卻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擬  
稱名忽然契悟遽曰和尚莫瞞良遂良遂若不來  
禮拜和尚泊合被經論賺過一生及歸講肆乃謂  
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雲門偃云便有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

喚作雙放時節又云作麼生是良遂知處東林顏云  
作麼生是良遂知處鷓鴣語鶴 靈隱嶽云爲人爲  
徹齧著生鐵逆水之波虛空釘櫬

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

已暖烟斜日又黃昏

龍門遠

尋言逐句謾多端祇爲從前被眼瞞撒手便能歸故

國暗思岐路幾多般

丹霞淳

親到桃源景物幽一壺明月湛如秋反思洞口春殘

日無數紅英逐水流

成枯木

相逢渾似活冤讐惹得通身萬斛愁一自不從人處

覓者回羞見鏡中頭

惟一潤

虔州處微禪師

西堂藏嗣

因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

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

隨它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

底不默底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罔措

魯菴遠云者僧真可謂禍不入慎家之門末後一道

真言未免令旁觀者哂惟者僧罔措卻較些子

天下紛紛欲帝秦魯連寧死不稱臣何如青嶂茅簷

底一覺高眠兩腳伸

紫琇峴

金州操禪師

章敬憚嗣

請米和尙齋不排坐位米到展

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卻席地而坐  
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  
位被人奪卻師曰三日後若來卽受救在米三日  
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鏡清因僧問前日遭賊意旨如何清云祇見錐頭利  
不見鑿頭方 愚菴孟云當時米和尚一到便席地  
而坐且教金州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直坐到樓至如  
來出世我那時再來與渠相見以手斫額云貓 報  
恩賢云金州失位米和遭賊秤鉤打釘剛是拽直可  
惜侍者欠伶俐若是箇漢待米和尚道前日遭賊便  
好問和尚失卻甚麼當時若下得者語非但米師欽  
服直使金州退身有分

河中府公畿禪師

章敬  
惲嗣

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

師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箇  
中意黃葉止唬錢

資福玉云道無禪不立禪無道不行如今杜蠻師家  
不解通變不是一棒打到底便就脂粉出無限四六  
文章未免公畿齧指有分山僧更資一路有名卽大  
道是非俱是禪會得箇中意徒勞化紙錢

五臺山秘魔巖禪師

馬祖一  
下  
永泰湍嗣

常持一木杈凡見

僧來纔禮拜卽叔卻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腳道得也叔下死道不得也叔下死速道速道霍山通聞往見之未禮拜便擲入懷中師乃拊通背三下通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

保福展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首山念云千聞不如一見法眼益於速道下代僧云乞命乞命報慈遂代僧云老兒家放下叔子得也法燈欽代僧但引頸示之五祖戒云當時若見奪取叔來驀面叔倒點把火照看伊面皮厚多少明招謙云我當

時見伊欲道未道之際先與一叔瑯琊覺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把斷重津過者難擊叔須信髑髏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翠峯顯

手把長叔坐要津乾坤誰是妄遊人當時若遇英雄漢往往反成腳下塵佛印元

自誇獨握誅龍劍及遇真龍不奈何也似將軍空索戰無功徒枉動干戈海印信

嶮崖之句無處插策去卻藥忌露當門齒叔下放身捨命箇裏如龍得水三千里外賺吾來捋虎鬚兮捉

虎尾

惠通曰

威風凜凜不容攀跳入懷中便解顏不是酒腸寬似

海爭知詩膽大如山

雪菴瑾

急水灘頭把釣竿洪波洶湧暮江寒錦鱗也解隨鉤

上一吸滄溟徹底乾

率菴琮

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驚風黃添晚色青舒

柳粉落晴香雪覆松

芾溪森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

永泰

初叅馮山馮問作什麼

來師曰介胄全具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

卸了也馮咄曰賊尙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

代曰請和尚屏卻左右馮以手指曰諾諾師後到

永泰方諭其旨

三宜孟云且道上林悟馮山旨耶悟仰山旨耶若從

馮山悟來介胄何在若從仰山處悟來試問仰山還

曾屏卻也未若總不恁麼從自己領得卸卻箇甚麼

僧便問和尚何得以已方人宜以手指云諾諾

湖南祇林禪師

永泰

每叱文殊普賢為精魅手持

木劍自謂降魔每見僧來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

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無有契其機者乃置

劍不言僧問十二年前為什麼降魔師曰賊不打

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什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法林音云且道十二年前是十二年後是

劍有魔益熾劍無魔自清祇顧降魔全失照不知身

是老魔精皖山凝

一劍霜寒八百州沙場苦戰志難酬家園自有琴書

在月白風清歸去休天岸昇

宗鑑法林卷二十一終

宗鑑法林卷二十一

臨濟玄

卷二十二

臨濟玄

卷二十三

睦州明

烏石觀

相國裴休

卷二十四

大隨真

靈樹敏

靈雲勤

光孝覺

新興陽

婺州建

杭州福

漳州石

日容遠

石梯

末山尼

關南吾

宗鑑法林卷二十一 南嶽 臨濟

金華胝

卷二十五

興化獎

宗鑑法林卷二十一

大鑒下五世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黃檗師在黃檗已經三年第

一座勉令問話乃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檗便

痛打如是三問三打遂辭座曰某甲問話惟蒙賜

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腳去座白檗曰義玄雖

後生卻甚奇特來辭時願垂提誘來日師辭檗指

往大愚師遂叅大愚愚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曰

集雲堂編

有何言教師曰某問西來的的意三問三度被打  
不知過在甚處愚曰黃檗恁麼老婆心切爲汝得  
徹困猶覓過在師大悟曰原來黃檗佛法也無多  
子愚乃搗住曰者尿牀鬼子適來問過在甚處如  
今又道佛法無多子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  
向愚肋下打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師返黃檗檗曰者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  
爲老婆心切檗曰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  
令叅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  
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  
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  
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者風顛漢叅堂去

馮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  
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中峰本云汝師黃檗非干  
我事大愚肋下更合喫拳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鬚  
黃檗面門猶欠一掌致使尿牀鬼子邪見勃興賺他  
後代兒孫一箇箇鼓粥飯氣 破山明云頑皮癩肉  
那知痛癢不是大愚刀刀見血焉解奪轉槍旗惡聲  
播世

睡眠三番打不開忽然狂蹶听如雷君看馬帶紅纓



級祇是去年曾秀才

楚軒遵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白雲端

雷電誼轟海嶽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

散白日滿天星斗分

保寧勇

雷電風行便合休巨鰲頓使上灘頭翻身一吸滄溟

竭鐘鼓山河四百州

照覺總

便言佛法無多子大丈夫兒肯自乖肋下三拳明有

信不從黃檗付將來

真淨文

九包之鷓千里之駒真風度籥靈機發樞劈面來時

飛電卷迷雲破處太陽孤捋虎鬚見也無箇是雄雄

大丈夫

天童覺

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到海聲瞎驢死後蒿枝

折大地如今有幾人

龍門遠

禍福無門口自招三遭瞎棒打驢腰可憐敗國亡家

恨萬古春風吹不消

天目禮

拔樹鳴條浩浩風雨雲反覆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

地到海方知信不通

虛堂愚

透過禹門三級浪身在雲霄總不知忽被春風吹一

綫飛騰萬里孰能羈

福嚴容

臨濟出世後凡見僧入門便喝

龍控懸河海月秋烟霞風雨一時收波濤急急人難  
會截斷千江水不流

克符道者

萬里青霄絕點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

數幾箇如今有腦門

白雲端

一劍定烟塵憑何辨主賓梯山齊入貢誰識聖明君

大洪遂

驀然一喝迅雷奔蟄戶雖開命少存若有轉身方便

路休觀芳艸怨王孫

道場如

入門便喝絕商量空奮雙拳立紀綱反轉殺人三角

眼叢林千古受災殃

佛照光

臨濟因赴普請鋤茶次槩後至師問訊了按鑊而立槩曰者漢困耶師曰鑊也未舉困箇甚麼槩便打師接杖推倒槩呼維那扶起我來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者風顛漢槩卻打維那師鑊地曰諸方火葬我者裏活埋

仰山云正賊走卻邏賊人喫棒

三交嵩云正狗不

偷油雞銜燈盞走

石菴瑀云黃槩大似無奈船何

打破屎斗

奪旂掣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爲報四方禪客

道等閒莫作守株人 真淨文

黃檗倒地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已 馮山喆

相將艸裏弄弓刀牛易羊災譌且諠豈是老年來技

弱祇因家富小兒嬌 位中符

等閒擺出龍蛇陣白晝驅人喪艸窠莫怪將軍重出

令關山無奈嶽夷何 惠周慈

臨濟栽松次檗曰溪山裏栽許多作麼師曰一與

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鋤築地三

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築

地三下噓兩聲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馮山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別更有在仰

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馮云向後如何仰云一人指

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卽上南塔主云獨坐震威此記

方出 馮山喆云臨濟與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

是臨危不變方偈丈夫黃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也是憐兒不覺醜 天童華云黃檗道子已喫吾三

十棒了也養子之緣固當如是臨濟正令雖行可惜

甘自向鑿頭邊活埋仰山見解未出常情豈止遇大

風則止何不道直待虛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豈不

頭正尾正山僧今日捋下面皮要與諸人相見去也

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帶礪山河畫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翠巖真

風吹雨打節還枯千尺龍蛇插太虛堪笑兒孫無伎倆一生從此被塗糊

懶菴樞

臨濟示衆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繩牀搦住曰道道僧無語師拓開曰無位真人是什麼乾矢橛

雪峰存聞云臨濟大似白拈賊 翠峰顯云夫善竊者鬼神莫測旣被雪峰覷破臨濟非是好手名衆云翠峰今日換卻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裏自摸索看 瑯琊覺云臨濟可謂冰棱上度九阨劍刃上得全身 薦福行云臨濟一條脊梁硬似鐵拗不折可憐末後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天寧琦云臨濟若無後語泊被打破蔡州雖然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龍翔訢云老漢尋常氣宇如王卻作小廝兒戲幾乎法道遇大風而止龍翔今日作死馬醫無位真人築著磕著證據將來依然是錯且道

是臨濟錯龍翔錯從教天下人卜度 天寶樞云無  
位真人乾矢橛臨濟未是白拈賊千古長如白練飛  
一條界破青山色 西臺辯云臨濟老漢尋常一條  
脊梁硬似鐵及乎到者裏大似日中迷路跟見空花  
直饒無位真人是乾矢橛正是靈龜拽尾其僧祇知  
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  
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  
淨不免出一隻手狼藉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  
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時老古  
錐

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卽今生死本菩  
提三世如來同箇眼 長沙岑

卞璧無瑕奪日暉秦王雖愛不輸機可憐又入相如  
手一陣清風滿路歸 佛印元

無位真人赤肉團興來擺手出長安將軍自有嘉聲  
在不得封侯也是閒 疎山長

迷悟相反妙傳而簡春坼百花兮一吹力回九牛兮  
一挽無奈泥沙撥不開分明塞斷甘泉眼忽然突出

肆橫流復云險 天童覺

面門出入每相見日月由來不識真海嶽慣遊知己

少反身歸臥嶺頭雲

疎山如

腦後見顛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趁得老鼠一棒  
打破油甕

徑山杲

春雪滿空來觸處是花開不知園裏樹那箇是真梅  
訥堂思

颯颯秋風滿院涼芬芳籬菊半經霜可憐不遇攀花  
手狼藉枝頭多少香

高峰妙

團擘難撈水月華當陽把住又歸家碧潭千尺夜空  
冷落葉滿天誰撒沙

三峰藏

黃河尚有澄清豈無無位真人明日肆筵設席今朝

鼓瑟吹笙

漢關喻

臨濟問院主甚處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  
盡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者箇  
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  
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

黃龍南云寺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  
臨濟令行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黃龍新  
云典座禮拜有過無功寺主一喝有功無過既有  
功爲甚麼卻打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天童華云二尊宿雖則力提綱要未免依艸附木

殊不知大小臨濟被者兩箇漢破家散宅還會麼殺  
人刀活人劍 西禪需云院主一喝電卷雷奔山摧  
地裂典座禮拜雲收雨散月白風清雖然如是因甚  
麼總喫痛棒不見道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翱翔  
報恩秀云院主被棒賞不避仇讎供養主蒙恩誅豈  
擇骨肉 廣教玉云院主典座雖竭力擔荷怎奈臨  
濟當時祇令行一半若據令而行何處更有今日你  
諸人還曾夢見麼乃拈拄杖一齊打散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渾莽鹵  
宏綱委地憑誰舉 正覺逸

寺主下喝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

馮山語

臨濟全機格調高棒頭有眼察秋毫掃除狐兔家風  
峻變化魚龍電火燒活人劍殺人刀倚天照雪利吹  
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誰遭

天童覺

寶劍持來刃似霜幾回臨陣斬蠻王有情有理俱三  
段一道寒光射斗旁

白雲端

一堆紅燄互晴空不問金銀鐵錫銅入裏盡教成水  
去那容蚊蚋泊其中

徑山杲

吹毛在握逞全威不許依門傍戶窺是聖是凡俱坐  
斷直教千古轉光輝

塗毒策

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  
又有僧來師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亦喝又有僧來  
師舉起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

雲門偃代云祇宜老漢 大覺云得卽得猶未見臨  
濟機在

大抵宗師謁者難得盤桓處且盤桓儂家自有同風

事蘆管橫吹宇宙寬

翠巖真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  
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徑山杲

主賓都落第三機陣陣開旗不展旂石火光中分勝

負倒騎鐵馬上須彌

鼓山珪

閃電光中賓主分虛空背上立綱宗祖師活計祇如

此後代兒孫掃地空

松源岳

颯颯朔風開鴈門平沙歷亂卷蓬根功名恥計擒生  
數直斬樓蘭報國恩

鴛湖用

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  
翠巖芝云臨濟也心麤好彩賴是者僧若是今時衲  
僧且作麼生卽得 東禪觀云臨濟除是不作作則

萬竅怒號者僧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噫 雲居莊云  
譬如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蝦明眼衲僧不妨辨取



七擒七縱疾如風八陣圖成不樹功出生死門隨變  
幻石頭塊塊是玲瓏

龍池珍

臨濟見僧來豎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

翠巖芝云者僧有理難伸死而不弔如今作麼生與  
者僧出氣 芑溪森云尚有廣陵散未及共君語

棒頭有眼眼裏無筋多逢濁富罕遇清貧自入洞門

烟鎖斷不知世上幾經春

雪菴瑾

臨濟因一僧叅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  
僧遂拜師曰者賊僧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  
事好師問首座適間還有過也無曰有師曰賓家

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什麼處座  
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

南泉願云官馬相踢 保寧勇云者一羣賊有正賊

有艸賊還辨得麼口款易招賊物難認 護國元云

者僧身挨白刃臨濟劍不虛施首座不善旁觀惹得

一身泥水雖然如是且道前無事與後無事相較幾

何緇素分明不但穿卻臨濟鼻孔亦許你眼光爍破

四天下其或未然莫道無事好

臨濟因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下禪牀擒  
住打一掌便拓開定佇立旁僧曰定上座何不禮

拜定纔作禮忽大悟

斷際全機繼後踪持來何必在從容巨靈擡手無多

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翠峰顯

不墮前後獨超古今喚回千歲夢飛出九臯禽直下

一鎚光迸散斬新彈子出爐金

天童覺

案頭書敕令行時闔外全提殺活機回首華山孤頂

望巨靈神亦豎降旗

瞻堂遠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復召大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廣慧璉云兩堂首座同時下喝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者裏道得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汝等作麼生出得山僧圈圓良久云苦哉蝦蟆蚯蚓踣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云一隊無孔鐵錘速退速退 承天宗云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卽不然當時見問還有賓主也無但云一對無孔鐵錘 天童覺云殺人刀活人劍在臨濟手裏雖然如是當時見道賓主歷然便與震威一喝直饒大逞神通也祇得同聲相應 昭覺勤云

正敕旣行諸侯避道  
大瀉智云作麼生是賓主歷  
然底道理若也會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其或不然  
兩箇鴛鴦池邊獨立

啐啄之機箭拄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緇  
素北地黃河徹底渾

石霜圓

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裏瞳人帶金屑錐刀同用不能

分黑黍崑崙迷夜月

浮山遠

一喝須教水逆流歷然賓主未輕酬當人若解通消

息半夜扶桑出日頭

海印信

離婁明不到師曠聽亦譌箇中識賓主日午下星河

黃龍震

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臨濟雖明眼也是黃龍精

徑山杲

一喝當機賓主分莫將知見強疎親翻身獅子威凜

甚眼裏無筋一世貧

尼無著總

靈符直奪納龍門箭拄曾誇好弟昆酒熟甕頭春色

鬧玉鞭撼碎鐵崑崙

廣教玉

苦雨酸風更擦沙要將宗印定龍蛇鐵關阻斷迴紋

路多少虯孫未到家

潭吉忍二

玉簡淡埋白帝城夜中光相益開明山魍引子爭來

鑿剖到面封失卻睛

臨濟上堂有一人輪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徑山杲云賊身已露 雲巖遊云識取鉤頭意莫認

定盤星 徑山及云臨濟見處偏枯果然祇具一隻

眼山僧昨抵昌國訪諸官寮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波

波挈挈竟日祇在途中且如何說箇不離家舍此日

歸來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穿僧堂入廚庫總是

自家屋舍又如何說箇不離途中衲僧家祇要據實

而論若不據實而論謂之脫空謾語漢怎受人天供

養隆教與麼告報也是小脫空且平實一句作麼生

道從來不唱脫空歌把火燒山拾田螺白榔樹梢魚

扇子急水灘頭鳥作窠好大哥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平陽恣云臨濟大師話墮了也還有檢點得出者

麼若也檢點得出許你與伊同叅合受人天供養如

或未然喝一喝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

干 理安問云一不作二不休 晦曇承云貪他一

粒米失卻半年糧

霹靂未收聲閃電不畱影三更月到窗半夜驢覷井

快騎駿馬驟高樓一塵不動須彌頂 最菴印

無端亦學寫焉烏誰要人天供養乎幸是風顛人不  
在飯牀推倒笑狂驢覺浪盛

不屬陰陽生造得那從地上論根苗無鬚鎖兩頭搖  
落魄風流格外標平陽恣

秦山楚水兩悠悠任意何如不繫舟還似無私空界  
月萬邦同乘一輪秋至善得

臨濟因僧問如何是三眼國土師曰我共汝入淨  
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  
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  
明衣說化身佛

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笑殺

無位真人

徑山杲

臨濟示衆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  
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艸有時一喝不  
作一喝用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天寧琦喝一喝云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爲復是  
金剛王寶劍爲復是踞地獅子爲復是探竿影艸爲  
復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試辨看若辨不出報恩與你  
註破金剛王劍目前可驗擬議不來墮坑落澗踞地  
獅子直下便是打破髑髏拈卻牙齒探竿影艸好也

不好左手扶起右手推倒有時一喝不作喝用大小  
臨濟祇管說夢便與麼會猶欠一喝在喝一喝 獅  
林則云臨濟一喝不作一喝用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老僧一喝只作一喝用臭肉爛鮓賣與要者有過無  
過諸人試定當看喝一喝 開先金云者僧擬議臨  
濟便喝還是金剛王寶劍還是踞地獅子還是探竿  
影艸還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者裏緇素得出權衡佛  
祖號令人天未爲難事其或未然更爲你指出喝一  
喝

一喝金剛劍用時寒光爍爍射坤維語言擬議傷鋒

刃徧界髑髏知不知

智海融四

一喝金毛輕踞地檀林襲襲香風起雖然爪距不曾  
施萬里妖狐皆遠避

一喝將爲探竿艸南北東西無不到短長輕重定錙  
銖平地茫茫須靠倒

一喝不作一喝用三世古今無別共落花三月睡初  
醒碧眼黃頭皆作夢

小廝兒偏愛弄嬌絲毫不挂赤條條劣獅筋斗重翻

躑撥得蟾蜍下碧霄

中峯本

金剛寶劍倚天寒喝下分明邪正看擬議直教心膽

喪鋒鋸纔犯觸體乾

磬山修四

金毛踞地露全威哮吼從他百獸危  
電卷風馳山嶽裂管教聲動震如雷

探竿影艸露鋒鋸真僞何曾得掩藏  
喝裏如同明鏡現自分妍醜見乖張

一喝全收萬喝宗幾人悟得到心空  
諸方錯有商量者莫待臨機落下風

同時照用不同裁變態風雲倏闔開  
石火光中纔擬議鐵輪早已驀頭來

木陳杰

金剛王劍八面神光如大焰爐蚊蚋  
不藏佛魔同斬

運之則昌擬犯其鋒遂喝云是什麼  
所在和聲便打

潭吉忍四

踞地獅子有殺有活靜若淵泉動排  
山岳爪牙纔張飛潛魄落足下無私  
兮似危而安龍象蹴蹋兮非驢所堪  
豎拂子云見麼便喝

探竿影艸從上眼目海北天南鷹擊  
電燭三千里外不失正鵠懷瓊握玉  
底切忌將來宅破家亡底何妨構得  
乃喚云闍黎僧回首遽云過

一喝不作一喝用佛眼窺之絕纖縫  
正使狼烟遶戶飛羽扇綸巾自絃誦  
且道憑箇什麼道理卓拄杖三

下

臨濟一日拈胡餅示洛浦曰萬種千般不離者箇其理不二浦曰如何不二之理師再拈起胡餅示之浦曰恁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屙屎見解浦曰羅公照鏡

馮山喆云臨濟便風挂帆洛浦鼓棹揚波然雖如是臨濟門下則得馮山門則不得

臨濟示衆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諸人作麼生會磬山修拈拄杖云諸人還識得者一句麼卓一下喝

一喝要會三玄麼以拄杖點空作 $\therefore$ 喝一喝要會三

要麼以拄杖於空中畫 $\bigcirc\bigcirc\bigcirc$ 喝一喝擲下拄杖

第一玄照用一時全七星光燦爛萬里絕人烟汾陽昭七

第二玄鉤錐利更尖擬議穿顛過裂面倚雙肩

第三玄妙用具方圓隨機明理事萬法體中全

第一要根境俱忘絕朕兆山崩海竭灑飄塵蕩盡乾

坤始為妙

第二要鉤錐察辨呈巧妙縱去奪來掣電機透匣七

星光晃耀

第三要不用鉤錐并下釣臨機一曲楚歌聲聞者悉



皆忘返照

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第一玄三世諸佛擬何宜垂慈夢裏生輕薄端坐還成落斲邊

慈明圓三

第二玄靈利衲僧眼未明石火電光猶是鈍揚眉瞋目涉關津

第三玄萬象森羅宇宙寬雲散洞空山嶽靜落花流水滿長川

句中難透是三玄一句該通空劫前臨濟命根元不

斲一條紅線手中牽

竹菴珪

第一玄一字不加畫分明是箇賊咄咄咄處且最毒

磬山修六

第二玄快手何曾先擦沙并擦土露露露露出孃生褲

第三玄一曲江村岸風月隨時看收收收收去箇中流

第一要驀地忽一笑笑倒須菩提攙起迦葉老

第二要袖裏箇金圈拈出是莖艸瞋目牛吞了

第三要伸縮誰能照隻手握雙拳打得虛空叫

春曉黃鶯叫翠微遊人陌上蹋歌歸紙錢縷縷堆寒  
食徧野青氈古墓碑

語風信

大機大用絕商量信有白拈巧異常影艸形旂瞞佛  
祖蟪蛄眼欲繡鴛鴦字成蒼頡天宜泣書出龍威國  
豈昌一喝四溟曾倒決果然滅卻瞎驢旁

平陽恣

老儂不識書錯讀已已已去問太大人答我渠似你

顯聖澄

第一玄軒轅未舉辨媼妍無角泥牛火裏鬪撞破青  
天作兩邊

天竺立珍六

第二玄百花影裏颺金鞭縱使驂驪能逐電玉躡紅

綫兩頭牽

第三玄毘目仙人五眼圓拾得路旁斲貫索九十六

圈一串穿

第一要吸盡西江向汝道賺他雙耳至今聾尾上雷  
轟開頂竅

第二要明暗雙關輕落艸相逢未會末後機祇得低  
頭歸去好

第三要混沌死時多鑿竅糟團飯塊囫圇吞背後白  
拈撫掌笑

陷虎機中老大蟲眼光落盡聚呼風一毛湧出團圓

月海上珊瑚樹樹紅

潭吉忍

行船走馬命三分雨露風晴不可聞歸到故山驚刺  
眼拖泥新婦洗長裙

漢關喻

宗鑑法林卷二十一

終

宗鑑法林卷二十二

集雲堂編

大鑒下五世

臨濟因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次師曰我將謂  
它是箇人元來祇是箇按黑豆底老和尚住數日  
便辭去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義玄暫  
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卻  
回終夏夏後辭黃檗檗問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  
便歸河北檗拈棒師約住遂與一掌檗呵呵大笑

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版拂子來師名侍者將  
火來槩曰汝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滌山問仰山臨濟莫孤負他黃槩也無仰云不然滌  
云作麼生仰云知恩方解報恩 焦山體云賓主歷  
然師資道合輕來重答不墮常情分付禪板拂子貴  
圖坐卻天下人舌頭正是憐兒不覺醜假饒索火燒  
卻終不向別處托生會麼老婆心切呵呵笑一任旁  
人說短長

狝舉全憑好羽翎箕裘終不振家聲從他覆雨翻雲  
手偷得耕牛過一生

理安問

法戰重誇反躑才八門金鎖應時開交鋒棒下忘謙  
遜贏得嘉聲動地來

具德禮

臨濟問座主業何經論曰百法論師曰有一人於  
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  
不得是同是別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侍者洛  
浦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同說別師問浦曰汝作  
麼生浦便喝師送座主回遂問適來是汝喝老僧  
那曰是師便打

廣胤標云洛浦當時待問是汝喝老僧那但向道劍  
去久矣管教老漢刮目相待

臨濟因僧問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未審  
全箇甚麼力師曰不欺之力

法眼益別云不會古人語

力在如今作用時情存毫忽便成欺誰知修水千峯

碧盡入秋風一瘦藜

虛堂愚

臨濟示衆你與佛祖不別但莫外求你一念清  
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  
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  
此三種身是你即目前聽法底人祇爲不向外  
求有此功用

獅林則云大小臨濟元來是箇弄光影底我當時若  
見便與一喝喝住掀倒禪牀非惟坐斷渠儂舌頭亦  
免後代兒孫向光影裏作活計

臨濟示衆叅學人大須仔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  
論往來或賓看主或主看賓或主看主或賓看賓  
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蹋斷千谿流水聲枯筇久荷化成精倒拈點破衝霄

碧笑侮依巖傍嶺人

天目秀四

獨踞孤峯看野火不畱纖艸匿狐踪饒他有羽點空  
碧觸著教伊徹體紅

日吐東溟月墜西照曜人間晝夜齊一般明月無高  
下任來任往復何岐

一條爛索兩人驚認作靈蛇仔細擒扯尾拈頭忻共  
獲阿誰知有自家珍

雲水重重蹋故鄉擎頭戴角驗諸方垂綸不進竿頭  
步滿眼風波沒主張

理安問四

獨坐灘頭烟水空一雙冷眼翫魚龍珊瑚枝上鉤新  
月任爾漫天鼓黑風

兩道看毛八字開知音不用更重栽相逢識得分明  
句今古無私絕點埃

證龜成鱉亦何堪弄影迷頭病一般祇把祖師親的  
旨隔簾胡亂向人譚

古岼泊漁舟纜繩無心繫蓑衣和月披不怕多風雨

理安問又四

遨遊湖海廣烟水欲迷人不戀溪山色風光越較新  
說食終不飽靠人難得老泥水自不分莫怨歸途杳  
眼底乾坤靜掌中日月明銅頭鐵額漢到此劃時擒  
蹋斷雲根跨古基丈夫意氣恣施爲龍門躍過歸來  
晚相看橫拖兩道看

天章玉四

纔把蓬門通一線白雲放出卷青山爛繩一串方來

眼賺殺三千里往還

赫耀靈符肘後懸旂槍大布各爭先一回蹋倒毬門  
路忍氣吞聲不展拳

艸鞋幾處滯雲霞矯首千峰錯認家未契懷來呈懣  
袋斷藜根搭破袈裟

猛虎穴中頻奪子驪龍頷下慣披鱗天生伎倆多奇  
怪斬將拏旂總出神

雪谷永四

不施寸鐵據當陽賊馬騎來更奪槍任爾三頭并六  
臂望風誰不豎旂降

唐堯虞舜兩相逢千古同欽揖讓風三略六韜無用

地何須款款羨英雄

拾將魚目作明珠祇爲從來眼力無猶向人前高索  
價旁觀誰不發軒渠

臨濟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剗

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遊魚逐浪逃師曰海月

旣無影遊魚何得逃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

飄師曰孤蟾獨曜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

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

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

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

馮山問仰山臨濟道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仰云和尚作麼生馮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馮云子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鍼私通車馬馮云如是如是

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僧便喝又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曰艸賊大敗師曰過在甚麼處曰再犯不容師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孔明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爲報將軍莫輕

躁先生謀策必無虞

崇覺空

臨濟因黃檗入廚問飯頭作什麼曰揀衆僧米檗曰一日喫多少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飯頭舉似師師曰與汝勘過者老漢乃往見檗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轉一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來日卽今便喫遂與檗一掌檗曰者風顛漢又來者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馮山祐云養子方知父慈 仰山寂云黃檗大似句賊破家



臨濟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亦皆學喝師曰汝等皆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有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者裏還分賓主麼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頂顛直下搗砢礮閃電光驅景不存卻把紅絲牽黑月白拈千古許誰論

平陽恣

學我拙似我死別開一徑克家之子舐犢情淡老凍儂要人家計自家起

淡水洽

臨濟小叅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  
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中峰本云有時奪人不奪境錯有時奪境不奪人錯  
有時人境兩俱奪錯有時人境俱不奪錯臨濟大師  
到者裏鎖卻咽喉了也莫有爲伊出氣者麼切忌將  
錯就錯 天目琇云今時學者大法不明開眼作夢  
一切依樣畫貓何異韓獪逐塊名衆云切莫見說奪  
人不奪境但向境上糝點兩句見說奪境不奪人但  
向人上糝點兩句要明濟上綱宗須識取有時二字  
始得有時奪人不奪境你作麼生領覽有時奪境不  
奪人你作麼生承當有時人境兩俱奪你作麼生抵  
當有時人境俱不奪你作麼生步趣

甕頭酒熟人皆醉林上烟濃花正紅夜半無燈香閣  
靜鞦韆垂在月明中

佛鑑勲四

鶯逢春暖歌聲滑人遇時平笑臉開幾度落花隨水  
去一聲長笛出雲來

堂堂意氣走雷霆凜凜威風逐霜雪將軍令下斬荆  
蠻神劍一揮千里血

聖朝天子坐明堂四海生靈盡安枕風流年少倒金  
樽滿院桃花紅似錦

如王秉劍意由王橫按吹毛孰敢當伐臯弔民彰大  
用山河不改舊封疆

平陽志四

會朝端欲見清明羽檄星馳下鳳城混一三分有二  
土放牛歸馬樂昇平

那容斲息傍雲臺一展金輪萬國摧社稷已隨輿觀  
去秦宮無復子嬰回

端拱無爲化要荒車書玉帛共文章熙熙舜世乾坤  
大蕩蕩堯天日月長

滿栽花柳風醉遊人疎影橫斜逋客獨醒

天目秀四

脫帽忘鋤羅敷有夫五馬踟躕使君何愚  
破楚鞭屍逆行倒施我必復之秦爲出師  
桃花夾岸鷄黍延賓洞口徑窄人誰問津

劈開九鼎捧出神丹煒煒煌煌映日照函水伯潛唏  
山魃夜謹雄劍再磨左揮右盤白雲隨意適谷明月  
何必到山看看千古萬古絕追攀

潭古忍

臨濟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

昭覺勤喝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是照是用還委悉  
麼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語風信云  
臨濟和尚提唱空王佛向上一著可謂構邨迭店暗  
裏書符忽遇無舌人他喝不得又作麼生賓主俱隱  
照用俱瞎佛法無靈驗復頌

桃李花開三月天滿園青白潑人寒枝頭春倦吹微  
雨砌地殘紅不奈看

臨濟會下有二同學相問一曰離卻中下二機請  
兄道一句子一曰擬問卽失一曰與麼則禮拜老  
兄去也一曰者賊師聞乃陞堂曰要會臨濟賓主  
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美人私語佇中庭轉盼金籠鸚鵡聽生怕禽言露心  
事手按香稻暗叮嚀

微菴瘡

臨濟示衆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  
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  
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

敲骨取髓痛下鍼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汾陽昭云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抵當照用不同時汝作麼湊泊 瑯琊覺云先照後用露師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獎嬰兒俛憐赤子此是古人建立法門爲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紀信乘九龍之輦不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騅還有爲瑯琊出氣者

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徑山杲云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開一切人眼若也照用同時則半開半瞎若也照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有主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卽今衆中或有箇不受人瞞底漢出來道者裏是甚所在說有說無說照說用說主說賓攔胸搥住拽下禪牀痛椎一頓也怪伊不得

電光影裏見猶難及至鍼錐轉不堪若得英靈師子子擲機用在照先前

磬山修四

白棒臨頭殺活機轉身吐氣見遲遲  
絲綸漫擲鉤頭餌任爾風波柄已持

和聲便打絕商量明月清風豈覆藏  
若是祖師門下客通身拶碎也承當

或時風雨或時晴果爾知因不用聽  
堪笑時人無理會錯將孤境向人吟

三玄戈甲倒顛披明暗雙雙孰得知  
擬犯鋒鋌騅奪卻拔山有力若施爲

平陽恣

先用而後照放出斷綫鷓兒童正擬  
看大風吹過了天月秀四

先照而後用使人癢處痛搔得他太  
忻腦後一椎重照與用同時雷奔并  
電馳風雨八面來無地與人棲照用  
不同時一任摸索去識得老婆心著  
著是活計臨濟因僧問如何是吹毛  
劍師曰禍事禍事僧禮拜師便打

劍藏匣冷逼人寒擬問棲遲過嶺南  
更欲進前求退後威風千古繞溪潭

投子青

臨濟到三峰平和尙處平問發足甚  
處師曰黃檗平曰黃檗近日有何言  
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  
不見蹤平曰秋風吹玉管那箇是知  
音

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外平曰此語太高生  
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平曰且坐喫茶  
磬山鼎云白拈賊可謂大陣當前不妨難禦祇如三  
峰茶是醍醐是毒藥 弘法澤云臨濟毒龍頭上揩  
癢猛虎口裏橫身則不無若論擊節扣關衝樓跨竈  
還較三峰一籌

臨濟垂問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  
十字街頭亦無背面那箇在前那箇在後  
無傳慧云更有一人不在孤峰頂上亦不在十字街  
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臨濟到襄州華嚴嚴見來乃橫按拄杖作睡勢師  
曰莫瞌睡嚴曰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師曰侍者點  
茶來與和尚喫嚴名維那第三位安排

承天怡云華嚴東閣大啓臨濟乃彈鋏歌魚若要此  
話大行直須喫棒了趁出

泥牛啗月沉潭冷木馬嘶風泰嶽新俯仰乾坤渾不  
二頓教艸木和陽春

磬山鼎

臨濟因僧叅乃展兩手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渾圖擘不破與你兩文錢

江天銓云放去較危收來更速恁麼謂之白拈只宜

臨濟

風流斜倚朱欄畔半賣嬌羞冷醉人白面郎君猶未  
薦十分含淚自傾心

磬山鼎

臨濟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  
黃檗宗旨汝二人可成禱我二人便珍重下去三  
日後普化卻上來問和尙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  
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尙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  
亦打

長蘆仁云普化克符不可放過臨濟老人放過不可  
若是且菴一生擔板無人成禱然雖恁麼須知遠烟

浪別有好商量 彌嵩燈云殺活在手與奪臨時不

無他臨濟若欲建立黃檗宗旨敢云未在山僧亦欲  
於此建立曹洞宗旨清涼門對曉霞峰刻刻金鍼暗  
度不問你成禱不成禱大盡三十小盡二十九時時  
玉綫橫抽亦不教你上來下去正與麼時折旋俯仰  
無非回互之機動轉施爲咸是綿密之旨無勞掘地  
討天自是聲和響順雖然如是臣能退位乃可朝君  
子解轉身方堪就父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來年更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平陽恣云可惜二人  
珍重下去臨濟不與當下勦絕致令後人向三日前

三日後弄精魂山僧今日爲伊勦絕去也山僧亦欲於此建立天童宗旨作麼生成禡好爲復珍重下去耶爲復三日後上來耶爲復從東過西耶爲復良久默然耶爲復拂袖出堂耶爲復繞座三匝作女人拜耶爲復揚着瞋目豎指擎拳耶爲復掀倒法座喝散大衆耶上來做處總是弄精魂畢竟作麼生出隻手眼共山僧建立宗旨還會麼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古南門云河北正宗機如掣電而克符普化乃當場不戰陣後興兵要成禡臨濟未得在山僧今日欲於本山建立臨濟宗旨或有箇單刀直

入上前云和尚道什麼劈脊便棒或有第二員上前云和尚適來爲甚打者僧也劈脊便棒驀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臨濟因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繩牀搦住曰十二面觀音向甚處去也谷轉身擬坐師拈拄杖便打谷接住拄杖相捉入方丈

大悲觀音開正面官不容鍼通一線鼠拽葫蘆有底  
忙鬼爭黍桶無人見 鼓山珪

昧卻當陽第一著牽來拽去互施呈不知除卻王維手更有何人畫得成 徑山杲



慣跨驕騮競彩舟當機各自逞風流揚鞭舞棹人皆見妙處安知得自由

南石秀

臨濟聞德山示衆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師謂洛浦曰汝去問它爲甚道得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它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山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山便歸方丈浦回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者漢雖然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師便打

巖頭云德山尋常祇據目前一箇拄杖子佛來也打祖來也打爭奈較些子雲居齊云祇如臨濟道

我從來疑著者漢是冑語不冑語爲當別有道理無見覩云千鈞之弩豈爲鼯鼠發機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則不無二老仔細檢點將來三十棒只合自喫何故將頭不猛累及三軍

單于自負藝過人小將教詔去似真到彼果然羸小捷回來未免陷全身

海印信

譬若金籠鸚鵡兒紫如紅玉一青衣雖然學得人言語問著元來總不知

佛鑑懃

臨濟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冑師曰以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叅三聖

纔舉前話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

天童華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轉身句後代兒孫未  
至掃土驀拈拄杖云更有一箇甚處去乃卓一下  
愚菴孟云竹上泉通竹下水澗東花發澗西紅 廣  
教玉云盡謂此僧少振作待濟拈棒直掀翻禪牀不  
惟坐斲臨濟舌頭亦可與三聖同叅殊不知二老總  
被伊勘破

漢帝遙憐細柳營果然符到自無情堪嗟來往金吾  
客失卻符兮更折兵

柏林格

臨濟示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先師處

三次問佛法大意三次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  
更思一頓誰與下手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以棒  
度與僧僧擬接師便打

翠峰顯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 五祖戒云臨濟大  
似貧兒思舊債 承天宗云且道臨濟今日用底棒  
與當時喫底棒是同是別若道同孤負黃檗若道別  
屈他臨濟若也盡其機來且道在阿誰分上乃拈杖  
云退後退後 天童華云臨濟三度喫棒底意旨諸  
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齧便斲也未是大丈夫漢  
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什麼喫飯 靈

隱嶽拈拄杖云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檗翠峰盡力擔板也祇見一邊薦福節文在甚處擲下拄杖徑山秀云臨濟固是貧兒思舊債者僧渾若餓狗喫牽纏翠峰道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醉我落花天借他管絃裏南堂欲云當時待道再思一頓誰爲下手便與掀倒禪牀非惟塞斷者老漢咽喉抑且出身有路

知恩方覺報恩難徹底相思海撓寬不是拔山舉鼎力烏騅端的不輕攀

理安問

負屈含冤已十春可中有口屈難伸卻因家破貧如

洗特把愁腸說向人

六湛聚

臨濟問洛浦從上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

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便打

仰山欽云二大老雖則啐啄同時要且未會轉身句或有問如何是轉身句顧侍者云牢記取 晦曇承云話頭忘卻了也

臨濟曰我者裏是活祖師西來意一切臨時要用便用

獅林則拈拂子搖拽云我者裏也是活底要用便用一切臨時與臨濟是同是別以拂子一擊便擲下云

臨濟猶欠者著在 車溪沖拈拄杖云我者裏一切  
臨時要用便用不論死活雖然以拄杖畫圓相云臨  
濟天如總出者箇不得

臨濟訪平田於路見一嫂使牛師問平田路向甚  
處去嫂打牛曰者畜生諸處走到者裏不知路師  
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處去嫂曰者畜生養來五  
載尙使不得師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  
拔楔之意

有客平田問路頭高擡白棒打耕牛春光眼底無多  
子一對鴛鴦逐水流 笑翁堪

烏藤倒拄向平田便把羸牛痛下鞭更說養來經五  
歲始終祇是老婆禪 天目禮

白水田邊問路頭雪看婆子打耕牛艸鞋泥滑青山  
遠不是愁人也著愁 橫川珙

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  
發赤身挨棒可憐生 竹屋簡

打著南邊動北邊播揚家醜向人前白拈手段無人  
會一箭雙鷗落遠天 柏林格

臨濟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  
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

天寶樞喝一喝云是那一句若喚作第一句自救不  
了喚作第二句萬里崖州喚作第三句定光金地搖  
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石霜尊云石霜亦有三句  
第一句薦得紅爐飛片雪第二句薦得一劍定烟塵  
第三句薦得歸依佛法僧 法林音舉公案畢云世  
事誰將公道斷

滄溟一口吞千江萬派聲老漁慣舞棹不出渠腹行  
報恩秀三

親從海藏出把持如意珠百寶掌上雨博施無邊生  
住在普陀巖別買南海船隨著長年轉家山越杳然

臨濟將示寂謂衆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卻吾正法  
眼藏三聖出曰怎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  
後有人問你向它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  
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

馮山秀云古者忍死待來因何正法眼藏卻向瞎驢  
邊滅卻臨濟行計速速三聖又卻怱怱因斯父子情  
忘遂使後人失望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中峰  
本云認他財爲已物將官路當人情濟之心亦濫矣  
三聖當時見他道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便與掩卻  
臭口猶較些子乃云怎敢滅卻噫以聖較濟又豈止

濫而已哉 報恩倫徵云祇如三聖與麼喝正法眼  
藏可窺不可窺見徹不見徹 博山來云驅耕奪食  
須是滄沓播網張風還他三聖然要傳正法眼藏且  
緩緩

正法眼藏誰傳得喝下滄溟徹底乾從此瞎驢無覓  
處鐵山歸路黑漫漫 佛慧泉

劈破華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卻正法  
眼直得哀聲振大唐 白雲端

出門握手再丁寧往往事從丁屬生路遠夜長休把  
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保寧勇

忽雷纔震雨如傾九曲黃河漲四溟賴得陡門能下  
閘滔滔萬里絕流聲 普融平

信衣夜半付盧能攪擾黃梅七百僧臨濟一隻正法  
眼瞎驢滅卻得人憎心心相印祖祖傳燈夷平海岳  
變化鯤鵬祇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翻騰 宏智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不是等閒芳遮藏不許時人  
見祇恐春風漏泄香 上方益

貽謀定鼎驗端由獨步寰中據上流堪笑隨波行路  
者聞雷鴨祇在泥湫 金山海

宗鑑法林卷二十一終

